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九十八

姜洪 歐陽旦 曹璘

王獻臣 吳一貫 余謙

夏鏞

胡燿 陳張

顧倫 龐洋 呂獻

葉紳

馬子聰

周旋

張弘至

屈伸

張文

林沂

陳仁 孫磐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  
單騎勸課農桑民姜伸禮父祀大辟願以身代洪奏  
免之徵拜御史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一正君心謂  
公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資玩異端便辟皆伺隙而

起一為所感萬事皆隳願謹持此心為出治之本二  
務聖學近經筵雖設寒暑之外舉行無幾開卷解晰  
無踰數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召對如此而欲多聞  
必建事不可得也願日御經筵妙選儒臣分直顧問  
三約諫諍此歲御前既不奏事群臣章疏多出內批  
諫官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一或忤旨  
多鞭撻殿陛貶斥遊方上下之情不通久矣進士李  
文祥得罪必非陛下之意由大臣懷奸畏人抨擊故  
為此必符人口願復御前奏事之制除風聞言事之  
禁特召對群臣以通下情而整庶政四辨邪正太監

蕭敬賦性陰險內閣劉安劉吉浮沉取容學士尹真  
侍郎黃景懷奸寡恥都御史劉敷侍郎劉宣老懦無  
能吏部尚書李榕依攀李汝省戶部尚書李敏大理  
丞宋經諂事梁芳刑部尚書杜銘年力已衰進取彌  
銳皆宜罷還田里或屏遠方為大臣不忠之戒致仕  
尚書王恕王竑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侍  
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  
仲昭俱學有淵源持論公正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  
給事王薇蕭頭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俱忠勇敢  
害且節可取至在位之臣如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

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彥強力任事或剛介  
不柔或恬靜有守以及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拔出  
曹華足副任使願陛下凡用者勿疑未用者延致庶  
文武得人政事修舉五禁近習高皇帝設置內官一  
監不過五人一局不過二人掌洒掃供奉而已近者  
一監而太監十餘人少監以下不可勝數四方藩鎮  
市舶財利之區存在有之玉帶蟒衣視同常服恃勢  
縱橫所至為害假稱進奉貨賂上流壞朝廷之紀綱  
奪百姓之衣食甚至援引奸邪排斥正士雖伏百珠  
不足塞罪徒願收其威極痛加裁抑凡諸差遣非高

出帝所試者悉皆撤還陛下退朝嬖以書史自娛勿  
與群昵受其餽獻致生寵用勿與譚論聽其毀譽使  
龍忠邪則政事清明民生獲安矣六點異端近者營  
造寺觀歲靡事時侵鹿相萬不計財力於是有法王  
國師之號有真人天師之稱橫賜莊賞恩幸無比如  
謂仙佛有靈宜降百福乃者水旱癘仍流離載道而  
先帝壽亦異篤其法之不及信亦明矣今雖奪其賜  
雖而內府尚有釋道精舍置一藥攤毀用絕根源七  
省進奉臣所命巡河見中官供獻范石禽鳥虎豹運  
送龍衣皆額外索船滿載私貨舳舻相銜道路如織

所至凌辱官吏驅迫軍民願陛下進貢雖不可缺者  
責有司運致勿多委內官以黷民困八慎始終自古  
帝王克終者鮮晉武帝唐明皇可為至戒矣願陛下  
日慎一日始終不渝以保萬世鴻業疏詞幾萬言指  
切無忌帝嘉納之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  
史秦紘爭文移為紘劾奏所司白洪無罪而劉吉憾  
洪欲因而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敗夏縣知縣御史  
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楊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徭糧  
侵擾古田洪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叅政土官陶洪與  
八百媳婦約為亂洪乘間剪滅正德二年遷山西右

布政使劉瑾索貨印錢不應矯詔罷歸瑾誅起山東  
左布政使流賊猖獗洪調度兵食勞瘁成疾七年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踰年卒洪性亢直歷官四  
十載居無垣墻身後喪不能舉天啓初追謚莊介旦  
安福人成化中進士以休寧知縣徵授御史民懷其  
惠為立祠嘗劾劉吉貪位固寵請與放逐乞罷皇莊  
分賜小民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並督學政旦醇謹  
有文學以寬簡得士心終南京右副都御史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闈十  
年選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之日陛下宜

表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率宮中行三年  
喪青妃萬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  
納其奏惟青妃事戒勿言頃之陳數事言進士李文  
祥慷慨建言遽被謫陞下御樓之初奈何輒塞言  
路乞賜擢用以旌直臣近召致仕尚書王恕朝野歡  
騰俄聞處以吏部不覺失望請置之綸扉共參大政  
南京尚書何喬新黎淳侍郎黃孔昭並負物望不當  
使居散地檢討陳獻章編修張元禎南京員外郎林  
俊學行過人宜召置左右先朝言事請官如御史于  
大節徐鏞何琬主事王純張吉蘇章趙明中書舍人

下環皆宜牽復宮中恐女無慮數千傷和召災多由  
于此乞量為赦遣內官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者多  
掣將帥之肘宜悉罷撤中官梁芳以指揮束縛獻地  
建寺因許襲廣平侯爵夫以數畝之地而得侯勳臣  
雖不解禮請與為羊罷跪奏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  
月上言近日災眚叠至星隕地震金木二星盡見雷  
擊禁門皇城雨雹變亦甚矣乃南京內園獲災狂夫  
紳閭宗宰有白氣飛騰之異陛下可不深求致咎之  
由以盡弭災之實乎此者經筵雖御徒為具文况又  
方舉殿林暫行遽罷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日所接者

宦官宮妾而已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願陛下  
下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庶幾大禹惜陰之意古者  
遇災策免大臣今大學士劉吉徐濟尚書周洪謨侍  
郎李嗣何琮呂寔謝宇皆不協人望而居位如故亟  
宜罷斥以消天變臣昨冬嘗請陛下墨衰視政乃令  
仰瞻陛下每透御序輒漸御黃裳從官朱緋夫節序  
思親如憐宜也願反盛服食稻衣錦之戒謂何三年  
之間為日有幾也但御淺服為宜陛下方在諒闇而  
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聖明拒勿納而鏞尤見任  
用何以解臣民之疑祖宗以來最嚴自宮之禁今此

曹干進紛紜當一如舊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既多夤緣以干進而內臣亦且假儒術以文奸大為國家之害宜速罷之異時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出征此輩驕惰已久實不足用徒耗行糧騷擾道路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則壯士必踴躍用命且請恤民艱廣積貯救軍實而薦總兵王璽劉寧神英及廢將許寧堪為大將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激揚得宜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卜居山中讀書養志三十年不入城市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  
進士授行人副中官金輔冊封朝鮮十一年授御史  
安遠侯柳景以罪廢黃緣得復爵乃更請朝奏獻臣  
極言其不可尋上言京畿乃四方之本今天下生民  
多困而畿甸尤甚四夷貢使往來驛騷車馬芻茭徭  
役旁午而奸人又以小民恒產投獻勸戚產已去矣  
催科如故致道路嗟怨乞勅所司罷不急科徭嚴杜  
勸戚請乞治投獻者罪庶幾民獲安生若漕運之  
軍經年勞苦始達通州而監督內臣及倉吏斗級需  
求百端致虧負正額舉貸子錢今舉貸多者一術裁

至萬金能不上誤漕計請量留內臣一二公廉者除  
盡撤還而痛絕要索弊庶于漕事有效十四年夏自  
大同巡邊還陳便宜數事言自威遠失利後士無戰  
心今令修築邊垣地多砂石土脉踈燥荷糧而往氣  
已消竭豈復勝春車勞萬一敵騎長驅誰為捍禦謂  
宜擇要害量加修治而悉罷其餘副將姚信遊擊陳  
廣常賊內侵閉營不出及令戴罪自劾又肆侵剝宜  
寘諸法而速正馬昇王果秦恭喪師之罪以快人心  
大同延綏旱傷頻仍諸逋負宜與蠲除即歲或有秋  
止征牛課庶民生安而兵氣亦奮帝多從之尋出按

遼來分守中官劉恭貪縱獻臣劾奏之嘗以暇令部  
卒導從游山為東廠緝事者所發并言其擅委軍政  
官違微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  
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  
其祖斌以罪落職天祥入粟得遷秩如祖官有恭寧  
衛賊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將追之斌與其子  
洪謀曰追賊必不及不如出毛喇崗趨三衛營出不  
意掩殺之指為向賊可以贖罪天祥如其言得首三  
十八級以歸巡撫張鼎等以奏捷獻臣疑之移牒駭  
勅而斌婦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斌天祥有隙遂詳

為前也衛乘素呈獻臣具言越營事獻臣以聞未報  
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士會  
新按臣余藻勘之得其實於是斌等皆論死既而天  
祥覽於獄洪晏訟亮帝密令來厥廉其事還奏一貫  
等所劾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乃召內閣劉健等  
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閣下健等言  
來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猶爭之帝再召見責讓  
健對曰茲獄經法司讞問彼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  
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又可信乎謝遂  
為事當從衆若一二之言安可信也健等又言衆証

在遠不可悉遠帝曰朕令人密察如此此大獄難處  
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遠臣孰肯為朕効力者時聞  
臣雖再四論執然見帝舉色頗厲終不敢深言東廠  
之非越二日復召對卒傳旨遠一貫等既至帝親御  
午門鞠之試言勘官不當以匿名書定罪帝遽曰匿  
名書見即焚毀此定律也安得施行色怒甚一貫等  
皆股慄帝反覆詰之衆莫敢辨帝欲抵一貫死賴周  
珪戴珊力救乃謫為明州同知獻臣廣漢驛丞茂先  
子並論死而試免罪洪辰得論切云武宗立獻臣等  
故倒置移永嘉知縣為罪字避春澤陽人成化末遷

士由上高知縣權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  
以強幹聞久之權大理右寺丞大同諸將神英等或  
事尋府儀賓羅勝滿壘有罪皆遣一貫往按持法平  
幾輔及河南饑命賑之一貫請得倉儲二十萬石又  
慮京邑及昌平民不可移於他方就倉請別發廩糶  
二萬石既竣事所貸粟秋成例當還官而受粟者貧  
甚勢不獲償請於朝得免徵於是二千里內民無流  
移既滿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華林賊起督兵討捕  
得斬甚多進按察使行部至奉新卒於軍士民思之  
為立忠節祠祀馬濂字宗周都昌人其舉進士後行

人推御史咸與獻臣同時慨然以風紀自任由是北  
廟災濂言災及聖廟此正道之大厄也臣謂陛下必  
遣官慰祭必經營重建乃衍聖公奏至此下新句  
之意臣切所未諭廟室既燬神無所棲釋令不禁則  
廢一時之祀延至來年則廢四時之祀甚不可也於  
是慰祭營建如濂言未幾以災異劾禮部尚書徐璠  
刑部尚書白昂兵部侍郎王宗彞南京兵部侍郎金  
澤太常寺卿崔志端居位不稱尋復以災異請去  
不職者并賜免亦是尚書罷去者五人矣之代欽  
廷按遼東都指揮費錦等失事為鎮巡官所劾據因

并劾巡撫湯鼎中官朱秀總兵官楊玉罪天祥事遠  
罪微補雲南布政司照磨武宗立量移武進知縣終  
雲南副使

姜銀字德樹都御史頃子也好學有志操頃沒銀不  
欲請卹與鄉人在朝者代為請比得旨葬已竣有司  
予贖七白金銀稍取供祀事餘盡散之親故成化末  
年進士乞假歸弘治四年謁選入都上章言伏見主  
帝孝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鼎任  
儀儀館劉進穆樛格事中方尚等皆以言事被放陛下  
之意以為此輩徒送已私無益人國是以棄置而不

特不知直臣獲罪將累陛下聖德夫言者無流竅之  
禍則不足以彰其舉罪愈重則名愈高人主知此轉  
而容之名不更歸人主哉且今諸臣所以得罪者實  
非陛下之意輔臣劉吉為之也夫朝有直臣最不便  
於權奸彼見李文祥等既彈萬安又彈尹直恐其一  
旦及已也方日夕謀去之而又有攘臂操戈如魏璋  
者出焉於是諸臣皆不安其身矣吉不能引天下賢  
士共事新君乃反陰仇言者以彰主過罪不可容况  
其平時奸貪不減安五顧陛下復文祥等官罷吉位  
祇慮陽長陰誦也今此夫聖人之舉動也跪入忤旨

下詔徵既而得釋遂謝病歸家居十年始赴選除南  
京大理寺評事時有違警縉紳多以為憂銀獨謂中  
原可慮乃上疏曰今國家之可憂有甚于北寇者時  
事尚未至陛下不以為憂平臣台州人請先以本州  
言之台州民逃亡多於見戶饑寒困苦者十八九去  
是則為杭州天下稱繁華焉然其繁華故其財益耗  
是繁華乃所以致貧也又去是則為嘉湖蘇常天下  
稱殷富焉然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  
貧是以貧者反倍于他州而富者亦不免于貧至若  
大江以北至于畿甸所過人烟蕭條難臨清徐濟甌

為疲憊然商賈多而土著少生齒亦未為盛也陛下  
之民凋瘵如此加以強寇陸梁于邊供輓騷動於內  
不早為之計後必有受其弊者今天下賦歛橫流徭  
役不息一遇水旱耕獲所入不足以給公府之追求  
則有破家去產而已他如養馬困於青駒煎鹽困於  
賂課近王府則困侵奪近戚里則困暴橫地當孔道  
祇應為之害土有物產供獻為之害若此之類不能  
悉數然臣屑屑為陛下言者豈欲陛下不使一人不  
缺一錢哉特以陛下之心難不專於自養而其跡則  
若有然者臣謂宜速暴養民之心於天下去所可去

減所可減不以官掖虛費為民間之實害則生理遂  
而民心固民心固而中國安雖強寇何畏哉疏奏不  
省時守俸中官違例受民詞銀論奏詔即止之銀索  
無官情又頃初撫四川年未五十銀即獻詩勸之歸  
頃亦忻然納焉至是銀服官僅歲餘念母老遂乞歸  
侍養家居三十餘年竟不獲起士論高之

胡燏亭仲光蕪湖人家世力農燏獨嗜學每督諸弟  
躬耕必扶耒往暇則息樹陰胡誦遂通群籍舉弘治  
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未  
嘗燏應詔上疏曰天鳴地震變之小者也西北早暵

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誠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安得盡知今中責李廣楊勳引用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盡國儲使奉使四方者如豺虎橫行吞空無厭其害天下不可言矣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恬不為恥言官瞻顧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威詭方士傳奉冗員之害跪入留中權行義甚篤居曹奉職惟謹乞假歸卒孝宗朝庶官言事可稱者有彭城衛千戶陳禎戶部員外郎黃縣張倫孝宗朝位之歲積上疏曰今天下內外鎮守官動以進資為

名假一科十漁獵百姓致問閭蕭條生民失所畿甸  
皇莊黃以內官為害尤極夫天子以天下為家尺地  
莫非公有安用皇莊為哉此不可以示後世也邇者  
誅官每遭譴誦致謫言無聞士氣不振朝端大臣聞  
此不得親奉天顏而陳得失而經筵亦曠日彌旬徒  
存文具非所以明日達聰而集思廣益也明年倫上  
書近歲爵賞輕濫內臣每蒙蟒玉之賜大臣率加師  
保之官不足為恩徒示以僭願慎恤名器自非勛庸  
不得妄及天下民偽日滋欺訟屢起有擊登聞鼓奏  
狀者輒遣官體勘致人心驚疑遠近騷動或盜賊竊

發獄言為幻動遣使緝捕妄執平民希求功賞而衆  
啟官枝密詞臣條過愆為害尤甚請急革罷自今四  
方有事亦止責之撫按官免遣旂校時皆不能用  
龐澤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  
中弘治初御史楊亨劾中官張慶反為慶誣許澤抗  
疏直之中旨取善琴銅鼓者澤跪諫累遷刑科都給  
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澤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  
九年夏岷王奏劾武岡州知州劉遜命逮之澤及同  
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不可輕遣遜止坐祿米  
愆期而王所奏群犯乃及百人勢難盡逮不如勅下

撫按官劾疏入忤旨於是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  
劉紳等二十人俱下詔獄御史張淳方奉使還獨不  
與遂抗疏論之考功部中儲壻亦奏諫而尚書屠鏞  
等率九卿疏救帝乃釋之仍停俸三月明年中官何  
秀以五言下獄楊鵬戴義黃緣入司禮監泮等言鵬  
素著狂直即言無可採尚宜優容奈何欲加之罪鵬  
得罪先朝人心憤怨伴叅機密恐害治非輕會御史  
黃山張泰等亦以為言帝怒詰外臣何由知內庭事  
冬對狀禮部主事李昆諫曰言官論救何為陛下不  
罪不錮反詰所從聞夫禹適臣也而直言之禍如此

况陳述者乎科道言官也而不得其言如此况他官乎頃方下詔求言而進言之難如此况平日乎臣恐言官短氣萬一有事闕廟社誰復履危為陛下言者帝不聽洋等引罪卒停俸半年洋性侃直遇事奮發敢言威寧伯王越謀起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或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洋皆抗章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叅政先是福安縣庫被劫有司利獲盜捕掠平民二十人惟三人未斃洋至盡出之而點知縣以下官歲當入覲布政司通病致洋代行遺案點題金一千五百兩為公費洋曰入覲何須此却之中

官奪宋儒黃幹宅為僧庵泮改為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首草鎮守中官劉瑋及為尚書家私使鏡中寺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中官李榮索古銅鏡器物於河南泮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予十七年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獻浙江新昌人泮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中貴李廣受富人金陰為地為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

出閣紳請擇講官諭教尋以修省陳八事言通者經  
筵稀御日講久停盡工築士承恩便殿教坊雜劇呈  
技御前此聖學所以少怠也視朝過晏聽斷漸稽整  
山至建旦以觀曲燕或竟日始罷此聖政所以少倦  
也中官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而為之乞指揮  
以僕隸周王李恕奔走微勞而為之求官秩名器猥  
濫至此而極行伍空於逃亡強壯困於私役萬春諸  
宮及公私邸第興建不已致兵力凋敝威武不揚民  
間墾田為奸人投畎利歸私家怨積君父凡此皆宜  
廢禁痛絕使聖政一新又劾尚書徐瓊壘軒僕鑽侍

却鄭紀王宗彞巡撫都御史劉璫張誥張由等二十  
人乞賜罷斥而未言去大奸則壽勅李廣指廣大罪  
八罪陛下以燒煉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  
壇而興煖蔬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  
引玉泉經統私築罪四首開律門大肆奸貪罪五太  
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禱革稱廣為教主主人廣即代  
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土地  
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貢威取勢逼致民破產  
罪八權焰日張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  
鎮守稱之為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

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帝不能用紳又極諫  
大臣恩廢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權尚賢少  
卿卒

馬子聰字舜達廣平人舉進士弘治初為南京禮科  
給事中僉都御史錢鉞巡撫山東忽中旨進副都御  
史移撫河南中官蔣琮守備南京肆為克暴子聰先  
後論列六年十二月雷震大風雨拔孝陵松柏偕同  
官上言雷出非時必有感召方今五穀不登軍民愁  
嘆而治獄之吏務在深文直諫之臣多投荒徼積此  
怨洽之氣致干天地之和請先罷免兩京大臣不職

者以勵庶官俾各修實政安軍民復勅內外刑官毋  
濫刑以逞見行條例有罪浮于情背違律令者宜加  
刪正憲臣所至務覩錄罪囚苟非重情即時決遣用  
杜酷吏鍛煉淹禁之弊更乞召還言事謹請諸臣以  
和人心弭天變報聞外艱服闋留任禮科十一年疏  
陳二事言近為壽寧侯建第工役未訖而毓秀亭繼  
之興濟廟繕工又繼之礮石鏤木百役並興飾翠塗  
金萬民失業功必延於累年費不止於鉅萬人情憂  
懼匪違底寧陛下高居九重耳不聞愁嘆之聲目不  
見荒蕪之狀必謂世運方亨雖營臺榭何害不知旱

虐水災天鳴地震四方皆殄無歲無也陛下當求  
宵衣旒宜盛興土木至於傳奉冗員重傷治體非惟  
玷辱名器抑且耗盡國儲自高帝叛業百三十年於  
茲矣財用之費倍蓰曩時尚不急為撙節反增五冗  
官損有限之財給無窮之費設不幸繼以兵荒則度  
支必絀無名之歛起而禍亂從此始矣可不懼哉疏  
入帝不能用累遷工料都給事中前後數十疏多排  
斥權倖有欲中傷之者因以省毋歸未幾卒  
周旋字克敏慈谿人舉進士弘治初除南京戶科給  
事中丁憂服闋留任兵科十年劾右庶子王臣忤

有罪論罷不當固自訴獲官前尚書王越陳鉞御史  
倪進賢皆得罪先朝久擯清議乃亦紛然求用竄罷  
所獲官嚴行按治遂調臣南京工部郎中頃之言公  
侯伯應襲之子年及十五宜令入國學習禮塞上失  
事罪止徧禪而鎮巡官不問非法之平請自今殺人  
二十掠奪畜二百以上者全罪帝悉從之又言此年  
以來奇畫技巧雜然並進咸授以官在陛下特憫其  
供事微勞而此屬貪得遂以無厭如往日黃忠輩黃  
緣不過數人而張玘等繼之遂至三十餘人玘輩甫  
拜新恩而李璣朱俊德又求加秩恐前日技間之人

咸相引而起害治誠不淺也明年與御史張澤勸牧  
馬草地還言霸州諸處俱有仁壽宮皇莊陛下以天  
下養安顧此數百頃之田乞盡罷之以益牧地帝不  
從惟令侵占者還之軍食都御史魏甯病瘵赴闕旋  
言甯不俟召命自起入都失大臣進退之義乞置之  
閒地以示戒十二年陳時政數事言自去歲以來進  
言者或下獄或貶官使人以言為諱非社稷之福宜  
賜優容以勸忠直律載充軍之條本自無多後條例  
行至獄者任情濫斷非祖宗律意請令在外擬軍罪  
者格呈法司覆讞章宗所司十四年勅戶部尚書偁

鍾總督都御史史琳兵部侍郎熊卿才不勝任不納  
再遣左給事中出為廣東右叅議旋性慤在諫垣數  
有抨擊為人所忌及是復任半載遂中浮言罷歸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  
漸不克終八事言陛下即位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  
歲禁復滋如近官張廣寧等一傳而至百二十餘人  
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而至百八十餘人濫汙  
器器虛耗國儲此與初政異者一也即位之初遣教  
聽曉屏逐番僧佛子左道靖矣近乃齋醮不息糜費

無紀此與初政異者二也即位之初去邪不疑如萬  
安李祿革朝彈夕斥近乃有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  
瓊者猶安然居位此與初政異者三也即位之初聖  
諭有云朕有大政當召大臣而議近未聞延訪上下  
否隔治道不張此與初政異者四也即位之初撤選  
增設內官生民歌舞近漸更差遣已還者復去已革  
者復增此與初政異者五也即位之初慎重詔旨左  
右近習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皆俞允俸門一開  
黃緣無忌此與初政異者六也即位之初命兵部申  
明舊章有安此事創乞陞武職者即指名奏治近乞

陞相繼魯無違拒此與初政異者七也即位之初光祿供億大凡樽節近冗食日繁移借大倉之銀賒取市廩之物耗蠹何極此與初政異者八也顧陛下翻然改易一如弘治之初即太平不難致矣帝但下所司知之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以失機論死久繫獄未決弘至請速正典刑時親王之國者所次舍率營席殿并從官幕次俱絨毯錦地絲帛綠門公私耗費弘至請但於驛傳置幕受諸司朝謁去驛傳遠者即舟次行禮言雖不盡從然亦多有減損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驤四衛虛冒獎以太監竈瑾言

而止弘業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為言乃卒裁之武宗  
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母憂  
歸卒兄弘宜進士南京御史

屈仲字引之任丘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  
給事中弘治三年上疏曰古之帝王無日非講學之  
時無往非講學之地如賈誼所謂帝入五學者今已  
無其制所恃以涵養聖心勗成君德者經筵日講而  
已乃一歲之中半輟于寒暑每月舉行又十僅二三  
接儒臣之時少處宮闈之時多能免一暴十寒之喻  
載八年湖廣大饑疏請勅中外臣僚各陳所見之道

遣大臣循行郡縣問民疾苦發原蠲逋賦田租平糶  
撤黠貪殘罷不急役弛山澤禁以拯饑民帝命大臣  
勿違以伸所奏付撫按諸臣行之明年詔度僧禮部  
爭之不得伸復極陳三不可終不納又明年伸以帝  
視朝頗晏而塞上數有警請帝早朝晏退時召對大  
臣勵精庶政報聞時京師民間大寇近邊訛言紛起  
兵部請揭榜諭止伸急上言今日欲息訛言在君臣  
上下同心憂恤內修政事進賢去佞外固邊圉選將  
練兵即敵人自畏不敢深入若欲榜示恐人心愈驚  
訛言益沸名曰禁之反以搖之昔漢建始中都人訛

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以為不宜重驚  
百姓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十三年上言陛  
下近日遊宴頗頻致精神怠而政務弛今災異薦臻  
邊陲多事願惕然警懼上思所以應天下思所以禦  
侮減佚遊勤宵旰時御便殿延見公卿博詢政理帝  
嘉納焉冠犯大同游擊將軍王果等禦之敗績死者  
九百餘人匿不奏仲率同列發之并劾總兵官王璽  
等皆輸罪累遷至兵科都給事中明年恭寧衛賊犯  
遼陽大掠而去仲等上言恭寧內附日久一旦大死  
寇掠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

款撫諭其酋亦宜數其犯邊罪令還所掠許以自新  
今兵部全守臣遺書但稱朝廷天地之量不究已往  
惡德加而不感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  
彼必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懷之道也又稱若還所  
掠人口富有重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為罪今日之  
歸俘反以為功誨以為盜之利益其無賴之心又非  
王者懷柔之道也帝悟書不果遣已而劾鎮守中官  
孫振總兵官定西侯蔣驥巡撫都御史陳瑤債事罪  
帝不問其秋寇復入廣寧官軍失利瑤等以捷聞仲  
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請徹還按治久之竟

得請苗遠朱暉等之西征也。搗巢被獲三級及寇失  
入固原運道不救已稍斬獲十二級並以捷聞。仲等  
數上章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朝廷  
班師之命甫下，將士已入園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  
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  
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而賞有功  
將士及萬餘人，假使誠一巨首如火篩或斬級至千  
百，將竭天下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常不知幾萬  
萬也。暉遠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真重  
典，用虧天討，帝終不從。雲南已有中官鎮守，復遣監

丞孫叙鎮奎騰仲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燕  
父妾降秩聞佳箴以中旨復之且掌南鎮撫事仲等  
與御史楊滋抗掌力爭乃命但帶俸十六年中旨權  
指揮胡震官分守通州天津仲等劾震實緣請寢前  
命不許鎮守河南中官劉瑯乞免隸帝命予五十人  
其事免隸派之州縣率徵銀輸官謂之柴薪免隸惟  
朝臣有之尚書品最高僅十二人瑯既創例得之且  
視尚書四倍於是紳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  
官咸援例陳乞祖制壞矣仲居隸垣久識大體守正  
鐵腕侃不撓或有時營未及遷而平時論惜之

張文宇經載新喻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改工科十三年冬中官李興請傳燈節烟火詔減其  
半興復請益而主國計者不能爭文進諫曰今年吳  
楚徐淮巨浸滔天山陝亢旱加以雲南思陸之變兩  
廣徭獍之憂荆襄流民之患實可寒心使一方有急  
即四面皆聲豈可苟謂無事而得恣宴樂乎況入介  
仍減半如前旨明年春塞上有警疏言兵部尚書馬  
文升居位不稱宜代以倪岳載璠劉大夏張教等而  
起用都督劉寧遠正敗將馬昇秦恭之群寔失事由  
外官任良李果等於法并罷都御史王宗彝文琳

而張顛直臣楊茂元筆種林廷玉胡獻王雄范璋盛  
應期庶功罪明而人心勸帝得疏不憚切讓之尋偕  
御史葉永秀出劾湖廣貴州軍儲會普安米魯作亂  
條上邊計數事劾巡撫錢鉞總兵官曹愷喪師失律  
宜按治新巡撫汪奎才不勝任宜遣代帝多從之慶  
雲侯周壽有罪當入謝乃稱疾令其子代而掌鴻臚  
寺尚書賈斌不舉正文皆劾之帝以壽外戚尊屬且  
不問然心知文直一時言路亦以文敢言倚為重十  
七年壽與建昌侯張延齡爭田文上疏劾且請做漢  
賓廣國故事擇賢人與居日講求正道以保全貴戚

報聞。又僭御史袁仕奉使四川。先是番人為亂。殺指揮王禰等數十人。至是巡撫劉洪等奏言。賊畏征討。自斬元惡。獻首軍門。請罷兵。文等疑之。疏言。賊既能敗我師。徒則其勇悍智力。乃彼中所恃。以為強者。豈肯苟自屠戮。道路喧議。咸謂非真。就使生禽。猶當辨詰。今函首而獻。何所據依。况與禰同死者。無慮數十人。豈當得二賊首。餘皆不問。原其情。一以疑王師。一以要厚利。欺詐灼然。所宜拒絕。而洪乃奏上其事。動色相慶。從而張之。欺蔽甚矣。因劾前巡撫林元甫。處置失宜。帝下之所司。是時邊臣實欺妄。而朝廷苟欲

罷兵不問也累遷戶科都給事中正德元年中嘗  
皇莊者請加萊場之稅又請稅軍營小河商貨武宗  
悉許之民營堂等以訟田故詔遣官校往逮及獄者  
餘人文皆率同官極諫會大臣亦多爭者事得已尋  
以天鳴星變陳重輔導抑權俸清弊源三事具抑權  
俸言中官高鳳交通李榮引進奸商譚景清等蠹壞  
鹽法其他若李興歲興出木窰瑾耗費帑儲苟遠侵  
占民產均請按治未幾又極言國用不足乞省冗食  
免費帝皆不能從時帝溺信群小耽于宴樂廷臣咸  
憂之又獲偕同官倪謙劉濬薛金言邇者中旨徑發

不聞內閣詞既冗繁理多乖舛廷臣論執無望轉圖  
主言如此政體謂何中官增置紛紜或進司禮或督  
倉場或守南京皆驟益四五人官多事生國受其敝  
責成宗藩乃請無已如駙馬崔元林岳建昌侯廷齡  
之乞田土宗府德府之奏徵子粒徽府之請撥荒地  
蜀府之求買引鹽陞下一切見聽不知小民衣食將  
何為計覘夫國基業邀除課而倉場中官蔡用復請  
科徵歲為銀七萬四千計其他侵剋難可盡言漕卒  
安得無困頃馬房革場已清釐召佃乃拘奪種業而  
請仍舊收稅詔令不信何以爲治養入群小大怒播

於帝嚴旨責對狀文等執奏如初但言疏詞狂妄請  
服罪帝乃宥之而停俸三月無何卒于官

林沂莆田人父蔡御史官終僉事沂舉進士除工部  
主事孝宗嗣位上言往者嬖倖竊權忠諫結舌今陛  
下登極肆赦而求言之路未廣先朝建言得罪者尚  
未召還此必二三執政及左右近習之為非陛下本  
意也猶幸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鼎主事夏崇文相繼  
進言發其蒙蔽之奸而乃或棄其身乃寢其疏彼蒙  
蔽者將何忌哉願斷自聖心盡召復敢諫諸臣以作  
天下忠義之氣并勅召家居檢討陳獻章侍講謝鐸

編修張元禎郎中林珣給事賀欽僉事章懋教翰林  
先吾嗚收真儒之用疏入執政劉吉尹直咸不悅取  
嚴旨切責之弘治元年沂又陳勅天叙庸天秩章天  
命用天討四事言天子一身實典常之主三年之中  
宜罷一切慶賀自朝廷以至民間皆去華輟樂則又  
予之恩盡矣祖宗時常延見群臣諏訪政事近與群  
下相接者祇視朝數刻通政所陳又皆有司細事願  
遠復舊典俾上下志同則君臣之倫正矣福之興本  
乎室家道之衰始於宮闈誠內有閔睢之德下無威  
色之譏女媢不行外言不入則夫婦之倫正矣公族

者國之枝葉今內之諸王當選良傅相以訓導之外  
之宗室則恤其匱乏同其好惡使親親之恩周浹無  
間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師  
友之臣請如宋臣程顥所奏尊禮老成名儒俾講論  
道義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以為侍從此所以正  
朋友之倫也行是五者而天叙勅矣治道所闡禮樂  
為大願併七廟以尊祖考修雅樂以感幽明慎服色  
以杜僭擬取朱子家禮藍田呂氏鄉約行之世族大  
家及黨序遷序以教民親睦則天秩肅矣陛下近日  
起主怒謝鐸質欵而用之當矣乃陳獻章章懋及邵

卽張吉玉純丁璣等尚未召還乞稍破資格廣求賢  
之路則天命章矣近來用法多畧於奸宄切於寒微  
如廣東布政陳選清介正直見誣中官橫為附阿小  
人摺撫致死乞追復選官抵諸人罪以快人心東廠  
錦衣衛所勘罪囚縱復寃酷無敢伸理乞申勅法司  
辨寃京營及鎮守守備內臣朝廷視為私人寄之腹  
心不知祖宗時東征西討何嘗藉助中涓自有此制  
以來平居則陵轍將帥使節制不專臨事則疑沮退  
怯致師失其律章而成功則又冒奪以為己有且多  
後徒平取辦月錢而行伍虛交通無藉司納糧草而

儲備置誠監其弊毅然去之則天討用矣章下廷議  
惟陳選得贈恤餘格不行故事部却與給事御史公  
會坐其下所欲以品秩上之為御史向紳等所劾遂  
下詔獄已而得宥久之改禮部十四年復應詔陳五  
事謂始者吉人王雄華以言得罪固自有詞而臣下  
因之藉口甚非國利乞悉賜叙用近用度過侈土木  
漸作願平宮非貪凡詔旨所增取及奉使內官悉為  
停罷國之楨幹實賴賢才周經何喬新許進章懋楊  
茂元輩皆以直道去國宜悉召還守令者民之師帥  
請做唐開元故事選臺省名臣任之治有成效郡守

入為列卿縣令不次遷擢則吏治自興此者戎政頗  
弛兵疲將弱博求忠勇歷練之人以為將召募西北  
義勇之士以為兵庶有併無志令聖治漸不克終紀  
綱既壞士習隨之願陛下簡任大臣精選臺諫俾主  
張世道黜陟進退一以至公行之然後紀綱可復振  
也帝下之所司再遷南京吏部郎中請表揚宋忠臣  
陳文龍陳瓚李希馬堅令州縣奉祀不果行出為貴  
州右叅議正德元年入賀萬壽節中途聞克賀遂止  
不進疏請三年之內諸慶典皆勿行報聞調湖廣左  
叅議卒沂明經術黃仲昭蔡清皆與游士大夫樂稱

道之

陳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弘治中給事中林廷玉以劾程敏政被謫仁疏救之闕里先聖廟災疏請修省因言近日緇黃之徒充斥都下錦衣食肉淫蕩無制而太常又盡用羽流非所以崇正道輸粟監生選除教職非所以興士類戚畹勢要之家怙寵肆虐致軍民咨怨宜加檢飭士庶遭喪有飲酒作樂年久不葬者宜治其不孝罪未幾又請召還楊茂元、臧應期、范璋、筆祖、林廷玉而復已故御史彭程官多格不行陝西進士璽仁疏斥其偽且言

縱屬秦物亦亡國廢璽宜毀勿留又疏早朝勤政審  
決章奏訓養東宮進君子退小人省齋醮嚴違條數  
事進員外郎十五年詔召番僧領占竹於四川仁上  
疏諫且言致仕布政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滿渠  
甘早厲清修晚堅志節請量進一秩或全有司存問  
用勵士風章下所司進却中再請復彭程原職并追  
復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不聽正德初劉瑾欲害尚  
書韓文遠外府輸太倉銀有贖者遂以是為文罪并  
鞫仁鈞州同知再遷南京兵部員外郎瑾誅擢浙江  
提學副使能於其職歷右布政使未聞命卒全時孫

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戶部時刑部吏徐珪以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言曰近諫官以言為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為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權敍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鯨時不能用尋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上書曰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

九邊鎮守分守監倉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  
警則擁精卒，伺衛克敵則從部下攘功武弁藉以資  
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携家人頭日率恣少無賴爪噬  
爭攬勢同虎狼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  
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  
得志斥髻為奸黨勒之歸瑄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  
論曰孝宗時言路大開一時骨鯁之士披露肝胆敢  
於弼違抑云盛矣顧其時俞者十一而哂者且十九  
書云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帝固猶有所未達耶然考  
十八年間雖斥逐間聞而因言拜杖者絕少則亦度

越于諸帝遠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九十九

王 鏊

劉 忠

韓 文

傅 珪

雍 泰

陳 壽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先化知縣有政績鏊年十六  
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年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  
御史陳選奇之稱為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  
試俱第一及廷試以執政抑之真第三授編修日杜  
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索遷侍講學士充  
講官時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請文王不敢鑿於  
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請罷謂廣曰今日講官所

指殆為若曹耳自是避幸益省壽寧侯張繼故與鑿  
有連及鑿貴鑿絕不與通曰萬安聯族椒房為世口  
實可不戒乎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鑿以  
本官善諭德尋轉少詹事權吏部右侍郎十四年奏  
陳邊計畧言昨火篩入寇大同危於倒懸陛下宵旰  
不寧命將出師而緣邊諸將皆嬰城自守無一人敢  
當其鋒者幸天誘其衷使自解去為今日計急宜選  
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今乃反之此臣之所不解也大篩難  
說禁蹙比古冒頓元昊猶不足方萬一但以中國之

安武備弛廢使得跳梁於邊境苟吾之將帥嚴士卒  
練何畏於彼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邊疆故火  
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屢幸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  
法令不行邊圉空虚人心離散深可畏也又言副總  
兵姚信擁兵不進未正厥罪人心不平致仕尚書秦  
絃請練邊務宜用為總制今事權歸一今無功食祿  
者多一日傳陞匠官至六十餘人此與邊人孰輕孰  
重請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舍無名之賞以賞邊民  
又乞科舉之外做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  
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超然出類者授之

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  
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  
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起左侍郎與諸大臣韓  
文等伏闕請誅劉瑾等八人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  
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進焦芳  
廷議獨推整瑾固恨整迫公論遂命以本官兼學士  
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  
年加少傅太子太傅上時政四事曰講學曰延下曰  
用人曰節用瑾方威鉗士類尚寶卿崔璠等三人荷  
校幾死整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

何顏居此由是璿等得釋璿銜尚書文必欲殺之又  
欲以他事中健遷璿前後力救得免璿與劉大夏有  
隙逮至京欲坐救變罪死璿爭曰岑氏未叛何名救  
變或惡楊一清於璿謂集邊堵糜費璿又爭曰一清  
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璿議秘廢后吳氏喪曰何  
以成服璿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景帝汪妃薨  
疑其禮璿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  
皆從之時中外大權悉歸璿璿初聞誠與言間亦聽  
納而芳專事媿何瑾橫厲彌甚禍流得紳璿救之不  
能得感然見顏而瑾曰王先生何自苦遂力求去位

瑾使遜者伺釐聞交贊俱絕乃笑曰過矣疏三上許  
之賜璽書兼傳有司給康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  
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釐疏謝因上  
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篇畧曰國家經筵之設每春  
秋時月不過三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口詔賜安儼  
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  
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  
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務時敏成王訪於羣  
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

熙不為功今乃潤畧如是暴少而寒多傳寡而林衆  
未見其能有得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建私文閣  
妙選天下文學行義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  
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  
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考  
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  
夫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  
御經進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私文以崇聖學之實  
功日積月累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其親政篇  
畧曰近世君臣相見止視朝數刻而已堂陛懸絕警

衛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  
以為欲上下之交不若復古內朝之制蓋周之時有  
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  
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  
君日出而視朝退通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  
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通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唐  
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  
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  
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並

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  
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  
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  
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洪武中如  
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  
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  
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上下  
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屢召  
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  
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惟陛下遠則聖祖近做

孝宗盡剗邇世墜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樞  
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  
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  
與大臣而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朝之屬皆  
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悅色而道之如此人人  
得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  
前矣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  
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鑿為人  
和平簡易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立朝三十年盡  
正守道如一日學問該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議

論明暢嘗作明理克己二箴晚益充養純粹著性善  
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之能盡也少  
年善制舉義後數典鄉會試程文為一代冠取士專  
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一變士習以  
端整有力馬魯孫禹聲萬曆八年進士歷知承天府  
典中官忤罷歸雅素好學有整風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忠修厲行檢方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  
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廣聲譽忠獨卷欵沉默落落  
寡合一官久不調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始遷侍講

直經進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始進侍讀學士武  
宗即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進正德二  
年劉瑾用事日尊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  
遊崇正學教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附經義規帝罔  
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經進講書耳浮詞何  
為瑾素惡兩人無私謁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而  
京時南京無缺員進特用為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  
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改吏部  
皆在南京時士大夫宦留都率優游自放忠矯其弊  
課覈諸司勤惰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鍊所曠也

秩滿皆畧下考自是諸司無敢弗飭疾吏胥詭名寄  
籍督諸郎核汰及千人四年大計京官力拒請屬所  
黜特多於前又疏言留都去京師遠人易縱恣請不  
時糾核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時瑾方為  
苛政以折辱士大夫而忠顧發此議頗為時論所短  
明年焦芳以忠同鄉力為瑾言乃召忠比至見忠終  
不為己下甚悔之然業已召遂改吏部尚書兼學士  
專典制誥兩疏乞休不報瑾誅始以本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又

一旦驟得峻陟心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是時諸大臣皆毀方瓦合瑾雖誅張永魏彬輩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守成憲遇黃緣持論侃侃無所顧永嘗遣其黨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醜以故復與永輩左忠自知數忤貴倖不容於時太息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豈可覘顏負初心乎清議於是疏乞致仕前後七八上然皆慰留明年以省墓請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乃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嘉靖初言官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陳正身致治之道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進君子退小人

開言路選將帥惜賞養罷去未文請時御文蕭召補  
臣授筆札俾疏錄九卿長貳及撫按藩臬賢能卓異  
者九卿奏對及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  
賢否軍民利病彙為一編留中省覽并以付內閣吏  
部庶幾聖王清問下民大臣以人事君之意帝特褒  
其忠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忠性  
介特宦南都日有饋食物於門者忠震怒叱之其本  
駭走品物狼藉道上或謂忠為過忠守之自若嘗語  
門人鄒守益曰士大夫立朝寧直無媮寧介無通寧  
恬無競以故忠歷事三朝志節始終不變安陽崔銑

有言余嘗謁許襄毅襄毅曰子初通籍慎事卿大夫  
今翰林惟劉野亭一人耳野亭者忠白號也其為名  
流推重如此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初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  
六年按視近畿水災具上其顛連狀軍民得賑恤者  
五千餘家承命覈常州軍功還劾寧晉伯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妄報帝雖薄諸臣罪時服其  
服正尋偕同官劾越且他有論薦帝怒楚之文華殿  
庭已進右給事中出為湖廣右叅議中貴督太和山  
者多乾沒公費文力遏之以其羨易粟萬石備賑貸

九谿土酋與鄰境爭地相攻文往撫諭皆聽服閱七  
年轉左叅議叅議無自右轉左者人咸為文不平文  
處之自若私治改元王恕以文久淹用為山東左叅  
政濟南俗過旱則惡少相糾聚伐初墓塚殘其骸以  
為旱所由致謂之打魁巡撫張驥嘗奏禁久之如故  
文力禁乃絕居二年用倪岳薦擢雲南左布政使六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武昌諸府饑奏免其賦  
明年移撫河南懷孟以北亦饑督所司發粟分賑給  
以牛種流移來歸召為戶部右侍郎以母喪去喪除  
起改吏部進左侍郎歷佐尚書屠瀆倪岳馬文升黜

步平允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歲稔米價翔踴文  
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  
在旦夕能忍死待耶即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  
萬石米價為平己上寬郵軍民四事悉報可召拜戶  
部尚書先是內府及光祿寺濫收幼匠廚役多至萬  
人人月支米一石帝既納廷臣言減十之三宦官為  
請復命如故文執奏卒如前旨武宗即位賞賚及山  
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文等  
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等言帑藏殫虛賞賚自京  
邊軍士外請分別給銀鈔部帑及內庫不足則益以

內府舊錢又不足則勅成舊賜莊田歲可做銀二十萬兩請暫借一年更勅承運庫內官會同司禮監詳核所積金銀著之文籍自今務量入為出諸不經之費無名之賞不急之工悉罷之若復以齋醮土木營辦為名盜取帑金請重罪建議者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而署承運庫中官龍綬因文等言請凡私沽間非有印信文牒傳取金銀者悉加究戮文等亟議如綬指當是時帝初踐阼大臣皆身任國事文持大體務為國惜財真人陳應禎大國師那卜堅泰等既落職文請沒其所得貲財以實國帑舊制監局

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而  
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文力請裁汰淳安公主  
已有賜田三百頃復欲奪任丘民業文力爭乃止先  
是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  
奏請買補殘塩至百八十萬引及孝宗欲更新庶政  
召文令條鹽政夙弊文疏七事論殘塩尤切孝宗嘉  
納未及行而崩即入武宗登極詔中罷之而侯家復  
奏乞遂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正  
德元年内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等上言鹽  
法之設常以備邊今山陝歲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

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之法忽邊防之重若謂威命  
已下勢難中止則列朝憲典近日詔書何獨變之若  
謂商人資業艱難恐致失所則邊關荷戈之貧卒內  
地轉徙之饑民何獨置之今諸已納銀者還其故直  
則上不失朝廷之紀綱下可絕羣小之覬覦倘舍此  
更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股肱耳目之臣不如一奸  
商所以為社稷生民計不如為奸商一家計也疏上  
閣臣劉健等力持之而景清復陳乞如故於是文等  
劾其桀悍請執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寢前命榮王乞  
霸州莊田文言此本畜馬地所請宜勿許帝乃諭王

已之保定巡撫王璟請革皇莊文等覆如其議帝不  
許文請召民佃種畝徵銀三分輸之內庫而盡撤中  
官管莊者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  
中旨索寶石西珠文等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敢有  
盛惑累聖德者罪之報可帝許崇王請聽自徵莊田  
租有司勿預文等言佃人輸租於官乃先帝成命不  
可違事遂寢帝將大婚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文屢疏  
請減得免四之一織造中官崔果王璜乞長蘆鹽二  
萬引文等極言其害請并停織造不納文則方慶慎  
司國計二年力遏權倖權倖深疾之而是時青宮舊

奄馬采成等八人日導帝狗馬鷹兔歌舞滷醢不親  
萬幾文每退朝對僚屬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  
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奄  
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虎易易  
耳文慨然稱善曰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  
報國遂令夢陽草疏疏具文讀而刑之曰是不可文  
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偕諸大臣伏闕  
上之畧言人主辨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况羣小作  
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  
主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

如焚至長涕泣不能自己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令  
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罷祥魏彬丘聚劉瑾高鳳  
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  
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尊萬乘之尊與外人交焉狎姬  
媵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  
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  
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數人惟知盞惑君上以便  
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  
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蓋粉

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心動三遣司禮中官詣閣議閣議堅持之不下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劾文文不應令侍郎王鏊詣閣探動靜劉健語鏊曰事且成

十七八諸公第持之至左順門李榮手諸大臣疏曰  
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志  
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言榮謂文  
曰此舉出自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阼  
輒輕萬幾遊宴無度狎曠群小文等何忍無言釐曰  
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得治榮曰疏備矣上  
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釐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  
曰祭頭有鐵叢耶敢壞國事既而事竟變是夕詔瑾  
爲司禮永成等分據要地大權悉歸奄豎矣瑾深恨

文日命人伺文過踰月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  
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救之中旨貴其黨  
獲落文職并除昂名尋指文為奸黨榜朝堂其子高  
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門乘一  
籃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猶未已坐以遺失部籍逮  
文及侍郎張縉下詔獄數月始釋猶罰米千石輸大  
同尋復羅織他事罰米者再家業蕩然瑾誅復官致  
仕世宗即位遣行人賫重書存問齎羊酒復令有司  
月給康四石歲給役夫六人終其身嘉靖五年年八  
十有六卒謚議稱其愚同窳子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不弛於學贈太傅謚忠定士聰舉人罷官後不復仕  
士奇進士終湖廣叅政少子士賢亦由舉人為開封  
同知孫廷偉進士行太僕卿

傅珪字公瑞清苑人成化末舉進士改庶吉士弘治  
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遷  
左中允武宗立以東宮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  
宗實錄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捕會典訛字鐫與  
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遷翰林  
學士五年冬擢吏部右侍郎明年遷左時楊一清為  
尚書負時望好汲引豪俊喜功名者競趨其門然亦

稽通餽遺珪剛直惡浮薄教言一清不公一清弗能  
塔驟摧珪禮部尚書實遠之也珪既長禮部振舉綱  
維事無巨細務遵祖宗成憲禮部事視他部為簡自  
珪教有執爭章奏遂多大學士李東陽塔為儀制郎  
中前尚書與暱恣其所為字之而不官珪獨以事責  
讓教捷其胥吏郎中遠遷間曹避去帝好佛自稱大  
慶法王珪欲諫而無徵至是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  
下院中旨下部稱大庆法王與聖旨並珪佯為不知  
者執奏執為大庆法王敢與至尊並書亂政壞紀大  
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教坊司減賢估寵驕恣

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詭稱印文漫漶請改鑄方印  
珪皆格不行召其曹更事者詰曰爾敢亂宗祖法謂  
寵可常保耶爾禍不旋踵矣賢聞為稍戢而心甚銜  
之日夜騰謗諸閹人間莫去珪疏冠履授中原中貴陸  
閻謀出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  
賊勢日熾徒以冒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  
所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橫行却圻肘腋間民置  
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  
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閻而中貴亦皆憾珪是  
時朝多闕政御史張羽常奏雲南災異珪因極言四

方災變可畏請帝勤聖學恤民窮節財用勅兩京及  
天下文武諸臣同加修省八年五月復奏報四方災  
異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災變不過六十九  
事今自去秋以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火出見地  
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馬上天降災未有  
若是其甚者宜勵精更化上下交修以謹天戒又極  
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  
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朝論駭  
異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珪歸三年御史盧雍稱  
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為累乞頒月廩

歲隸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謹當起用吏部請如  
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珪居閑渾然類水訥  
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其卒也遺命毋請  
卹典撫按以為言詔廢其子為中書舍人而罷其贈  
嘉靖元年錄先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雍恭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省親還鄰  
人遺以束薪却之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吾安敢不  
勉已除吳縣知縣吳濱太湖漲浸田千頃恭議作  
堤富家讓之於府恭執而痛杖之堤卒成為民利稱  
雍公堤民有妻亡去妻父訟夫害殺女匿屍湖石下

秦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  
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  
考而服十年召為御史巡鹽兩淮時灶丁多逃移存  
者又無妻致戶口日耗課益不登秦為經營婚匹餘  
二千人期滿將代猶多未婚者巡撫李裕請更留秦  
一年終其事自是灶丁無踪者為御史五年擢鳳陽  
知府未赴以父艱歸免喪起知南陽唐王欲奪民地  
秦力執不從乃已余子俊督師邊關薦為大同兵備  
副使居三年李裕為吏部尚書擢秦山西按察使或  
疑其驟裕曰雍君風節無傷何云驟也秦為人剛廉

所至好搏擊豪強顧用法或過鞭撻罪人有至死者  
太原知府尹珍過之塗弗及避泰召至怒而數之珍  
起振其衣曰此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  
統猶敢為悖言等之珍訴於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  
孝宗怒遽下詔獄即中韓紹宗謁王恕曰泰國之直  
臣公可避鄉曲嫌坐視耶恕乃請寬泰罪會刑部亦  
奏事已經赦乃責降湖廣叅政武昌知府王達貪殘  
善媚權要兩司率暑上考泰獨爭之達竟被黜弘治  
四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尚書屠濬蒼頭鬻私鹽為奸  
利鄉人效之盜竊橫行泰悉收抵罪十二年母喪除

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馬死者八千匹軍士不能償多逃徙恭為言於朝詔許以官帑市易遣軍貧多無室即有妻者亦輒鬻於人恭請官為資給戶部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以聘財與費者收贖一軍盡歡恭將王傑有罪恭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治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言詔都察院行劾而恭將李穡坐前守備時事繫獄泰將重按之穡佯乞受杖圖自斲泰曰此亦軍法也取大杖決之至是穡亦奏泰凌虐帝怒遣給事中徐仁借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

其塔納賂事泰坐罷已而法司覈上竟旣職為民武  
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  
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固辭不赴正德三年許進為吏部後起泰前官其秋  
擢南京戶部尚書太監劉瑾泰鄉人也恕泰不與通  
甫四日即令致仕瑾又惡許進謂進私泰遂劾二人  
籍并請先後薦泰若馬文升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  
御史張津等皆斥為民其他罰米輸遺者又五十餘  
人泰歸居韋曲別墅不入城市瑾誅後官致仕年八  
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定震者泰奉身儉素貴賓至

不過二肉為尚書無緋衣及卒家人始製以飲許進  
最重恭嘗曰吾選望關西有二高馮一華嶽一雍世  
陸也進又論當時名卿不磷不淄者惟劉忠章慈與  
恭三人天啟中進謚端惠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弘洪武間代兄成遠  
東遷籍寧遠衛壽少貧甚常出市得遺金坐俟至夜  
分還其主從鄉人賀欽學所養甚遠登成化八年進  
士授戶科給事中出視宣大邊防劫去鎮守中官之  
不檢者萬貴妃寵方盛兄弟勢撼京師而中官梁芳  
輩結妖僧繼曉並撓國政壽疏糾之繫詔獄得釋屢

遷都給事中弘治元年王恕為吏部推壽大理丞劉  
吉憾恕識御史曹英等劾壽不習刑名請罪恕恕疏  
辨竟調壽南京光祿少卿就轉鴻臚卿十三年冬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節數盜邊前鎮巡官俱  
得罪去壽至蒐軍實廣間謀分布士馬為十道使互  
相應援軍勢始振明年火節糾諸部大入先以百餘  
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  
床指揮飲食如無事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各率所  
部襲擊斬獲甚多朝廷聞警方遣苗達等以重兵至  
鎮而壽已奏捷孝宗嘉之加祿一等時達欲乘勝搃

巢駐師延綏者久之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費壽  
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  
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中壽曰  
吾子弟不知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哉竟不許  
十六年以右別都御史掌南院正德初劉瑾矯詔逮  
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壽抗章論救瑾怒罷其官  
尋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疋  
貧不能償壽自訴於朝瑾廉知壽果貧率特免之中  
官廖堂鎮陝西肆貪暴楊一清以壽剛果足制壓九  
年正月起撫其地堂畏壽威果斂戢先是堂奉詔製

續惟百六十間有贏金數萬將遺權俸壽園檄所司  
留備賑復戒諭堂自今勿假貢獻名有所科取堂怒  
將傾之壽遂四疏乞休不得乃從視事堂初遣爪牙  
數十輩散布府縣恣漁獵壽命捕之皆逃歸氣益銷  
沮其秋拜南京兵部侍郎陝人號呼震地擁輿移日  
不得行踰年乞骸骨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為給  
事中言時政得失無隱獨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嘉  
靖改元詔進一品階遣有司存問時年八十有三壽  
所至皆有建樹而廉名尤著歷官四十年貧愈甚至

無家可歸，故寓南都所居，不蔽風雨，其卒也。尚書李  
充嗣府尹，魁天叙為之飲，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  
墓新塗。

論曰：孝朝晚年治運，方盛。武宗嗣服，政移權閹，泰亨  
之象，忽焉。否塞非君子道消時耶？鑿忠迴翔舒卷，磨  
而不磷，志節皎然矣。文珪剛正，自將泰壽，廉直有執  
，雖經挫抑，撻擻彌堅。挺松柏之貞，凌冰霜之厲，中行  
獨復，維諸臣其有焉。